

日本女間諜與我 (一)

羅陽原著
冉孤鶩譯

「花叢諜影懺情記」第一部

我生長在一個信佛的家庭，教會大學畢業後，又沉迷於西洋純情古典文學之中，我初出校門

即在上海開設進出口行，在未認識一位法籍朋友以前，我對於男女之愛，抱着很謹嚴的態度，認為婚外性愛，是一種罪惡。我從幼到壯，非但沒有苟且的經驗行為，而且從未見過一張全裸的畫片或一個赤裸的少女。我總以為男女性愛，是婚後閨房中的韻事。

法國關員風流唐璜

由於業務關係，某將軍的好友要我協助他的部屬從事偵防日本間諜在上海的活動情況。在同時，我認識了一位法籍光棍青年，他名「克來斯」，在江海關當幫辦。他比我年長幾歲，身體極為健壯，他到關以前，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當過外籍兵員（French Foreign Legion）、領事館員，最後加入了中國海關。他曾在巴黎東方語言專校畢業，生性直爽暴躁，見有不平即挺身而出，因此時常同人吵架。因為他同海關中當權的英國人相處不洽，所以不很得意，他在背後稱呼英國人是「偽君子」或「衣架

」(Stuffed Shirts)因此他每天非有醇酒女人不能安睡。

我們時常由我駕車到各處夜遊，酒醉飯飽後他要我伴他到北四川路的羅松堂子或江西路、霞飛路的高級青樓(Boudoir)去玩女人。他見我從不入棹，覺得奇怪，問我是否不能人道？我告訴他說：「我以為男女交合，必需有愛纒好。」他笑我迂腐，代我取了一個綽號「貞童」(Virgin Lad)，我也叫他「唐璜」(Don Juan)，從此互相以此稱呼。

我們每次夜遊的節目，都是先在中西餐廳進食，然後駕車去舞廳跳舞。開始時我領他到大舞廳如「大華」或「百樂門」等，但那種舞廳的紅舞女，身價很高，而且他言語不通、行動又粗，不大受人歡迎，他也不能盡興，因此祇有去次級酒吧舞廳，如北四川路的「青鳥」等專供西人或水手玩樂之所。在那裏他也時常與英國人吵架，有一次動起武來，互相拳腳，打得鼻腫血流，由店東同我把他拉走。在我送他回家的路中，他已若無其事的談笑如常了。他說：「貞童，我們法國男子最欽佩的人，祇有『拿破崙』和美麗的紳

女(Fille-teloi)，拿翁代表了我們國家的光榮，神女們普渡衆生，給男人短暫的滿足，使光棍、鰥夫或寂寞的男人，有求生的興趣。同神女交往，有結婚或交女友的樂趣，沒有事後的麻煩，因此很多法國人都等到四十以後纔肯成家。」

青樓艷跡花樣翻新

他有一個特點與當時的一般西人不同，那就是他不輕視中國及東方人。有一次在路上見到一個印度警察在毆打車伕，他叫我停車，他下去把印警推開，並抄他號碼，翌日寫信給警署抗議。他上車後向我說：「我在路上祇見中國人吵架，沒有見到真正的打架，你們好像都是君子同孔夫子一樣。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是吃虧的，應當據理力爭，不怕流血。」

我說：「我們講理，講中庸忍人，講息事寧人，也有好處，像上次如果我不替你拉架，你恐怕要進醫院或打人命官司了。」

他說：「你們這種哲學，也許是中國人能生存五千多年的原因，但我是受不了的。」我每次伴他嫖妓，我總在客廳中飲酒等他，

我看看待客的妓女中，也有面目姣好，身富曲線，尤其雙峯高聳半露，與人遐想的。有時我請她們伴酒談話、撫摸，覺得皮膚雖白極可愛但很粗糙，尤其是狐臭加了香水，更爲刺鼻難聞。因此我總是樂而不淫，不敢下海。

「唐璜」一心要改變我的觀念，有幾次他請我參加他家中的脫衣撥克(Strip Poker)酒會。他請了四、五對青年男女朋友，到他家中飲酒消夜。他住的公家宿舍，很爲寬大舒適，而且有男僕管理。客人到後，先是飲酒吃點心，隨着電唱機音樂跳舞唱歌接吻，一無拘束，他們同我也很和氣，但我覺得他們有些是看在我與主人的交情面上而然。他們都能向男僕或我講英語，但互談全用法語。那時是帝國主義全盛時代，他們很少能像「唐璜」那樣真心平等相待的對中國人。酒後主人關上門戶請大家入席打牌，規定每次贏家，必需從身上脫去一件衣服鞋襪，直到僅穿一條短褲爲止。每位脫光的女客，又必需站在桌上，任人觀看幾分鐘，隨後穿好衣着，重新開始。這種玩法確實非常刺激，但女人們都很大方把她們美妙身體部份，轉身供人欣賞，一無羞縮之態。男人們亦都保持紳士態度，用口稱讚用手輕撫，祇有她們自己的男友，可以抱在身上，親熱一番。我看她們的身體，大都長的極爲健美，我是初次見到赤裸的少女，更是面紅耳赤，心跳加速。「唐璜」乘此機會，暗暗問我有何感想，我說：「她們都很健美可愛，但是體毛太濃，雙腳太大。男仕們更雄偉驚人，使我自慚形穢，但你們的體毛同猿猴相像，不大雅觀。」

東方西方美女標準

「這就是東西審美觀念不同了。我們以爲多脚大是生命力強的象徵。」

「我們喜愛的女人，是小巧玲瓏、軟玉溫香的典型。大概在人類進化過程中，你們比我們遲了若干年了，所以你們的體型尚同猴子相仿。」

他抬頭大笑說：「哲學家羅素常勸人同向自然，而且自恨不能同動物一樣用四肢行走。我寧願做一只生龍活虎，不願做一個無能的行屍。你們中國人太文弱了，所以成爲東亞病夫。你喜歡小脚，大概是遺傳了你祖先有小脚癖的細胞吧。」他又問：「如果你有機會的話，你不想同這幾位女士相愛？」

「恐怕尺碼相差太大，不能配合吧。」

「那你又錯了。壯健的女士，肌肉伸縮力強，祇要男女熱情即可自然配合，不在乎身軀的高矮大小不同的。你對於性技巧，好像一無所知，我借一本一位英國醫生寫的『性技巧指南』給你，你回家細讀後，你的觀念一定會改變的。」

這本學術性的書，的確使我茅塞頓開，大開眼界，它是我有生以來從未聽過看過的書。作者用通俗的文字及生動的圖畫，講解男女身體的組織、長成、性慾、性技巧及性病等等。並且在序文中說：「在十九世紀以前，一般人對於房事，都視爲不可公開神秘的事。在維多利亞時代，女子出閣以前，母親甚至教導她們初夜交合時，應閉目而想：這事是爲人妻子應盡之責，亦爲了大英帝國繁衍的國民責任。但自從近代發明了避孕藥

物以後，人們始懂計畫家庭，也懂了性愛是人類終身能享樂的天賦行爲，是人與動物不同的特性。因此對於性技巧，人人都應有足够的智識。」

我還書時候向他說：「這本寶鑑，的確改正了我許多誤解，使我了解人生。但作者對於愛性在性行爲中的重要性，似未加以討論。」

他大笑着說：「你又談起愛情與肉慾的爭論問題了。我以爲愛情是一種幻覺，它唯一的功能是領人走向肉慾的道路。它容易褪色，褪色後的愛如無肉慾維持，倆人即難快活的同居了。天下多少男女爲了維持顏面，勉強同住，弄到互相慢性殺害，這都是迷信愛情的結果。男女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是熱情(Passion)不是愛情，有熱情的人，直到老死之前，仍能享受情愛的樂趣。」從此以後，我伴他冶遊的時候，也暗自挑選對象，但終未找到合式的女子，能使我心動下海。

日本花店百花仙子

有一次初夏晚間，我二人在「青島」附近，經過一間花店，店內有一個碩長的女子，穿着白色短袖和服，長髮披肩雙足赤露，在佈置花草。在藍色的煤氣燈光下，她美麗的身材、姣好的面貌好像百花仙子一般的可愛。人們早已傳說這家店裡的女子如何神秘，如何妖冶淫蕩，我不禁想一親芳澤。

我們進店後，她笑靨迎人用國語問：

「您要買花麼？是送尊長的還是送女友？」

「我送女友的，那種最好？」

「當然是玫瑰花，要紅的還是黃的？」

「你喜歡那種？」

「我？喜歡黃的。」

「請你包一打。多少錢？」

她包好後用紅帶束好，一手交給我說：「十二元」。

我付錢時她說：「您的女友一定會很高興。」

「我沒有女友，這是送給你的。」我雙手捧給了她。

她笑的很甜，輕輕問我：「你一小時後能回來麼？」

「可以，一定來。」

走出店後，唐璜笑着說：「我不懂你們在講什麼，但是你的行動非常浪漫，使我覺得像身在巴黎似的。你明天應當一個人來請她晚餐。她真是一位美麗成熟的少婦。」

我哄着他說：「我想在禮貌上說我應當明天再來。」我在路上回想着她黑亮的長髮，鵝蛋型的臉，細白的皮膚，會說話的眼睛，挺直的鼻子，細小的口薄薄的唇以及健美的體型，她的確是我夢想中的佳人。

我把唐璜送到家後，匆匆返家洗澡換衣，在一小時內開車到了花店。

深夜造訪意外情緣

我快車開到店前已近九時，店面兩邊已上了木板，中間門還開着。我把車門鎖好後走向店門時，她已在門口相候，進去後她把店門關好，上了鎖，熄了燈，拉着我的手走向內室。這是一間

小小的臥室，地上鋪着榻榻米，牆右面有一只床，床腳後一只化粧枱，中間有一只矮桌，四面有幾個坐墊。我們脫了鞋走進後，她代我脫了上衣請我坐下。我見到桌上花瓶中已插了我送她的玫瑰花。我指着向她一笑，她即俯身雙手抱着我的臉給我一吻，她隨即到後面小廚房中去搬出一只黑漆盤，上面有一只茶壺、兩只杯子及一碟顏色鮮艷的日本點心。她擺在桌上後即在我對面跪坐下來，倒了兩杯茶，看着我說：

「請問姓名，幾歲了，作何工作？」

我告訴了她姓名及辦公地址、電話及年齡。

「你比我年輕，長的真很漂亮。」

我看她穿着浴衣，面色紅潤，雙目細長，真是一個美麗的日本女郎，慾念突然發作起來，但因一無經驗，覺得手足無措。

「請問小姐芳名？」

她躊躇了一下說：「就叫我玫瑰吧，我已有丈夫，他去日本已三個月了。」

「他會不會回來？他是做什麼的？」

「他一時不會來，他是貴族軍人，現任陸軍中校。」

她隨即從化粧枱上拿給我他的照片。他很英俊威嚴，穿着軍服，滿臉是日本男人特有的橫肉。

「很英俊也很凶猛似的，」我說。「你們是否很相愛？」

「我們不談他吧。」她沉默了一下又說：「他不是談情說愛的人，不像我學藝術的。」她立起來把相片放好後，走到我的身旁坐下。

我默默的用在她身上撫摸，同時同她親吻。她忽然立起脫去浴衣，幫我脫去衫褲，……我感覺日本女人下賤，但我因年輕好奇，見到玫瑰的美貌，又驚又喜……

我小心翼翼又笨手笨腳地撲在她身上……

她好像是一個船長兼領港，開足馬力向前直馳，但我不過幾分鐘已「到了天臺」。

她微笑把我推開說：「你真是小弟弟，需要好好教導一番呢。讓我當你的實驗老師吧！」

那一個夜間一直到天明，我用功地聽她指導。她的學識經驗，同我在那本「唐璜」借給我書上講解的極為相仿。

我醒來時已日上三竿。她已起身在廚房中。我進去見到她赤裸着在煮早餐。

「呀好學生！你已可畢業了。」她滿面春風的向我說。

在日光下我看清了她的全身，她有西方女子的長處，沒有她們的缺點。我抱著她說：「我真愛你，希望永不分離。」

原來她已有丈夫

「千萬不要這樣想，」她嚴肅地說，「我們的愛是借來的愛情，像中國詩人說的『採花須及時』，『今朝有酒今朝醉』。」

「你丈夫不像是風流人物，你的經驗智識是那裏學來的？」

「我讀過許多中日的情愛書籍及不少日譯的西方文藝作品。」

「你也教過你的丈夫？」

「我如果敢這樣淫蕩，他早已把我休了。我是一向忍耐着的。昨夜是我有生以來最大膽放肆舒暢的一夜了。」

我們吃了早點又親熱了一番。

她到廚房內在大木桶中用冷水洗身後，問我要沖洗否。我不習慣，向她說：

「我回家洗吧，以後我們多多到大飯店去享受現代的豪華生活，今晚我下班後來接你。」

我們穿好衣服後，她抱着我說：

「好的，我預備好等你，你真是李清照所說的難得的有情郎。」

在回家途中，我覺得身心愉快，充滿活力，回憶昨夜之事，完全與那英國醫生所說的相合。他說：「人們時常問我每週作愛多少次最為適合，其實這是每人不同的，如果能不憑藥物，自然交往，事後有足够的睡眠，平時有充足的營養，每個健康的男女從成年到老，隨時可以做愛而不傷身體的。致於所謂無能，那是心理，對象及環境的問題了。」

我又連想到我國的禁書作家，每為因果報應等成見，常把「脫陽而死」等事作為主角的下場。照最新西方說法，我想西門慶的死，是因平時吃的太豐富油膩，血管硬化，當時又亂服了胡僧藥以致心臟不勝負擔而死於急性心臟病的，與男女的情愛，毫無關係。

我家中祇有母親一人，她常年拜佛不管家事，我為母親僱了一個管家婆，我母子二人。平時祇在早餐時相見，母親除了偶爾問問公司情形，總是問我何時結婚，她唯一的希望是能早日見到

孫子。

那天母親見我中午在家午飯，有些驚奇，我告訴母親說：「我從今後因業務關係時常出門，所以有時不能回家，請您放心，我會打電話來的。」

單身漢的無羈生活

午飯後我與匆匆的到了公事房。

我的公司是一幢二樓的自有房屋，樓下是三個職員的辦公室，樓上是會客室及經理室。我祇僱了四個職員；二個男性專管外勤，一個女性專管賬務，另外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名金尼的，是我亡友外室所生的孤兒，他臨終時託我照顧，我見她很伶俐聰敏，安插在公司裏叫她讀夜校繼續求學。她的職務是早晚開關大門，清理我的公事房，預備茶水；中午向餐館代叫飯菜，我又為她在客廳中擺了一只小書桌，裝了一架電話，有客來訪先代我接待，有電話先代我接通，她在一年內儼然成爲一個女秘書，也領了女職員的薪金。中午職員們是在樓下午餐的，但我叫她同我在樓上共餐，乘便談談她的學課，教教她英語會話，待她如同親生妹妹一樣。

我上樓後，金尼即跟了進來。

「今日經理滿面紅光，想是接到了大生意了吧?!」她說。

「比生意還要好」，「你吃了飯沒有?」

「沒有，不急，我先煮壺咖啡再說。」

我拿起電話打給唐瑛。

「今晚我不能伴你了」我笑着說：

「呸！我忘了你是要去訪茶花女了，沒關係，明晚詳細告訴我吧！」

「我是說以後晚上都不能伴你了，我希望我今天會做的，我昨夜已全部完成了！」

「呀我真爲你高興，你真有一手，不負我的教導，何時可以介紹我見見？」

「我不知道，因爲這是蜜月呀，加了你不方便。」

「小氣鬼！那麼明天中午你到我宿舍午飯談談總可以吧？」

「可以。」

「我真高興，祝你們快樂無窮！」

金尼在旁預備咖啡，遞了一杯給我，裝了一個鬼臉，老氣橫秋的說：「大概交到了女朋友了吧！也是結束王老五生活的時候了！」

「你去吃飯吧，少管閒事！」我把她推了出去。

只談風月不談身世

下午六時我到了花店，玫瑰已在房內，她坐在鏡前化粧，祇穿了內衣，見了我即立起相抱，她薄施脂粉擦了些口紅但非常嫵媚動人，我上下撫摸了一番，她熱烈的和我親吻，我們……

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倆纔整裝出門。她穿了一件黑色旗袍，戴了一條白珠項鍊，一付白珠耳環，足穿高跟黑鞋，髮髻高聳，亭亭玉立，更顯得像一個中國青春少婦。我領她到一家最大的中國旅館，先在飯廳進餐。她很喜歡中菜，中國竹葉清酒。我乘機問她身世，但她連真名也不肯講

，反而問了我的經歷，又很嚴肅地和我討論政治經濟以及上海名人的姓名及工作情况等等。飯後我先訂了一個最好的房間，領她到舞廳去跳舞。她一進黑暗的舞廳突然變成另一個人，又同我親熱非常，相抱跳舞，她舞步較我嫻熟，嫌我 Tango 跳得太差，教我新式舞步，又嫌咖啡不濃，要了一瓶香檳，二人興致大發，一直狂跳到午夜。

我們的房間非常寬大講究，除高級傢俱外，雙人床特別寬大而且裝了鏡子又有電燈可以隨意開關，浴室尤為華麗，粉紅色浴缸可容二人併肩坐臥。她一進房立即把首飾及外衣鞋襪脫去，祇穿白衣，光着脚在地毯上跳華爾滋。口中哼着日本歌曲，同時要我脫光衣服，同她相抱跳舞。

進了浴室，更是滿室春光，在浴缸中鴛鴦嬉水……一小時後洗淨凝脂，互相擦乾後，睡在床上抽煙休息，同時在明亮的燈光中欣賞鏡子中二個健美的肉體。

「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稱心滿意的一天了」，但願好景長圓她笑着說。

「玫瑰，你在飯廳中爲何如此嚴肅又問了我許多同我們無關的問題？」

「我丈夫在上海有好多朋友，我怕他們傳言給他，我問的都與中、日情況有關，我有責任讓他知道，你對於中日的緊張局勢一定了解吧？」

「我不願被你利用，希望以後免談好不好？」

「好，以後祇談風月愛情，你總高興了吧！」

同時她做了各式姿態讓我鏡裏欣賞她美麗的肉體，不久二人又情不自禁地「熱愛」起來了……風流半夜後睡到翌日中午纔被電話驚醒。

「先生您今天要留房間麼？」櫃臺小姐問。我問了玫瑰後說：「不必了，請你送二人用精美的中餐上來。」

和服外表下的秘密

飯後我送她回店，下車時她說：

「今夜你買些酒菜，我們在家中慶祝。」

傍晚我帶了酒菜見她已穿了一身特製的緞子繡花和服，髮髻上載了金色飾物在房中坐着。

「這套是我的結婚禮服，我穿給你看看。」

她站起來說。「很漂亮，但看上去很嚴肅，引起性感。」我打着說。

「你錯了，你把手伸下我前面領子裏試一試。」

我伸了進去即摸到她赤露的胸部。

「再下去」她說。我把和服的前部拉開，見到一絲不掛的……

「我們結婚時，當然內穿衣褲，不過平時在家就可如此隨便，因此恩愛男女可以隨時在榻榻米上……。」她又在寬闊的腰帶袋子取了一些軟

香說：「而且清潔工作也極方便。」我暗自驚嘆玫瑰的厚顏無恥，我仔細觀察，她對待其他的訪客又頗爲冷淡嚴肅，我猜想她除了對我的健壯純

深感興趣外，必定想利用我爲她工作。無疑地她曾受特殊訓練，祇要刺探到情報，犧牲色相毫無所謂，我必須提高警覺，小心和她交往。

「你們的和服真是袖裏乾坤，世上最方便的了。」

「你把酒菜擺好，你先喝酒，我去煮一鍋湯再來。」

我們從此以後每星期二次在外面享樂，所有上海的高級場所都去過，星期天我們駕車到蘇州

、無錫、鎮江、南京、杭州等處作長途旅行。她對於各處的地形、街名都很熟識，我覺得奇怪，一次問她是何緣由。她說：

「我丈夫很喜歡旅行，當然我們是苦中作樂，時常背了旅行包走路，有時在空曠中過夜，不像你這樣浪費的。」

「你們如何能如此吃苦？」我問。

「他是軍人受過特別訓練的，我也……。」她

停了一下接着說：

「我也因此被他拖着吃苦。」

半夜密函透露機關

兩個多月的長期蜜月，過得真是天上人間似的日子，她有時在歡笑聲中，低下頭顱，作禱告似的說：「但願花月常好。」我也有一種不吉的預感。有一天夜半，我們被重重的敲門聲吵醒，她急急的穿好睡衣光着脚去開門。我聽一個日本男子講了幾句話後門即關上。玫瑰拿了一個大信封又一大疊鈔票回到床上。她拆開信在讀，我見到信封上印了一個紅色的「大日本皇軍」的關防。玫瑰把信及錢擺入了床下的皮箱中，返床背我而臥，默不作聲。

「是你丈夫寄來的吧？」

她「嗯」了一聲。

直到天明我們不作一聲，我把手撫她，她用

手推開。天明後她煮了早點兩人同餐，她目光始終避開我。我臨時時她忽然站起身來，緊緊抱着我，又牽了我的手走到門口，給了我一個長吻，推我出門，默然返身而去。（未完待續）